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表现研究

——以《民法典》总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英译为例

郭馨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2日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法律翻译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选取《民法典》总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作为研究语料, 从术语、语义、语法及其他四个维度, 对比分析ChatGPT-4与DeepSeek-V3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英译中的表现。研究发现: 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法层面表现良好, 但在术语与语义层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核心短板集中在需要专业法律知识支撑的领域。在错译和漏译上, DeepSeek-V3整体表现略优于ChatGPT-4。上述问题反映出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翻译中仍存在局限性, 难以精确把握法律内涵。本研究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翻译中的能力边界, 为法律翻译实践与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法律翻译, ChatGPT, DeepSeek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Legal Text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ivil Juristic Acts in Chapter VI of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Civil Code*

Xinyao Guo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Received: April 24, 2026; accepted: June 9, 2026; published: June 22, 2026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ents bo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egal translation. This study selects Chapter VI Civil Juristic Acts in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Civil Code* as the research corpus,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of two generative AI models, namely ChatGPT-4 and DeepSeek-V3,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erminology, semantics, grammar and other aspe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both models show sound performance in grammatical expression, but have prominent defects in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with their main deficiencies lying in fields that demand specialized legal knowledge. In terms of mistranslation and omission, DeepSeek-V3 outperforms ChatGPT-4 slightly on the whole. These phenomena demonstrate that curren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ill has obvious limitations in legal translation and cannot accurately grasp the inherent legal implications.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apability boundaries of generative AI applied to legal translation, and offer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legal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gal Translation, ChatGPT, DeepSeek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法律翻译作为法治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是构建涉外法治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法律语言准确严谨、言简意赅、不偏不倚的本质特征决定其翻译必须精准无误，追求最高求真度[1]。随着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翻译在法律文本处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其翻译质量能否满足法律翻译的专业要求，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从技术演进角度看，机器翻译历经基于规则、基于实例、基于统计到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多个发展阶段，每一次技术迭代都伴随着对专业领域翻译质量的重新审视[2]。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学界已对 NMT 在法律文本中的应用展开系统研究。戴光荣与刘思圻(2023)系统梳理了 NMT 的发展脉络与技术原理，指出尽管 NMT 在通用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法律等专业领域文本处理中仍面临术语准确性与语境理解的困境[3]。张法连(2020)进一步聚焦法律翻译场景，通过对法律译文的实例分析，总结出机器翻译运用于法律翻译的四大难点：法律术语的语际理解与对等、多义词的法律含义选择与顺应、法律语言色彩的感知与再现、法律语句的逻辑判断与重建，从而明确否定机器翻译的“取代论”[4]。上述研究表明，在 NMT 时代，法律翻译的核心短板已初步明晰——术语准确性与语义传递始终是制约机器翻译质量的关键因素。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翻译技术迎来了新的范式转向。Jiao 等(2023)发现，ChatGPT 在英语与德语、法语等高资源语言互译上的表现与主流商业系统相当，GPT-4 的推出进一步提升了其翻译性能[5]。Hendy 等(2023)指出，GPT 模型在零样本设置下表现具有竞争力，混合系统可显著提升翻译质量[6]。于蕾(2024)从词汇多样性和句法复杂度角度验证了 ChatGPT 的优势[7]。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开始探索大语言模型在法律翻译中的应用潜力与边界。赵军峰与李翔(2024)以大语言模型驱动的翻译智能体为研究对象，归纳为基于提示工程、检索增强生成和计算机辅助翻译三类，并以法律文本为例评估译文质量，发现大语言模型驱动的翻译智能体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翻译质量与效率[8]。宋丽珏(2024)进一步构建法律翻译专题数据库，与基于 ChatGPT 的智能翻译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专题数据库检索的翻译结果更

加精准,能够弥合知识域与语言域之间的差距,从侧面印证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专业法律知识调用上的局限[9]。王坤宇与成思(2025)对比了 ChatGPT 与神经机器翻译在立法文本中的表现,发现 ChatGPT 在术语、逻辑、漏译和风格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10]。任文(2024)从理论层面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意图意义和复杂语境的理解上仍存在困难[11]。

然而,上述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模型的表现或 NMT 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向对比,对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对比分析仍较为缺乏。本研究以《民法典》总则第六章为语料,采用案例分析与错误标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 12 个典型案例的逐条剖析,对比分析 ChatGPT-4 与 DeepSeek-V3 的英译表现,深入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术语理解、语义传递及用词专业性上的问题和成因。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来源

本文选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¹总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作为语料来源,文本共 2203 个汉字,51 个句段,27 个官方术语(以人民出版社的《民法典术语》为统计依据)。该章节集中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意思表示、效力认定及附条件附期限等核心制度,法律术语密集,逻辑关系复杂,适合分析官方译本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的差异。本文的官方译本选自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公布的官方英文版本。官方英译本共 1670 词,ChatGPT-4 译文共 1487 词,DeepSeek-V3 译文共 1569 词。

2.2.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两款具有代表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工具作为研究对象:美国 OpenAI 公司开发的 ChatGPT-4 和中国深度求索公司开发的 DeepSeek-V3。分析二者在法律文本英译中的表现及错误类型,具有较强的对比价值。

根据 Jiao 等人(2023)对 ChatGPT 提示词的研究,“Please provide the [TGT] translation for these sentences”这一提示词表现最佳[5]。因此本文统一选取“Please provid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these sentences”作为 ChatGPT-4 的翻译提示词,考虑到 DeepSeek-V3 对中文指令的适配性,对其统一使用提示词“请提供这些句子的英文翻译”。

2.3. 研究方法

在划分翻译对比维度时,本文主要参考李奉栖等(2025)制定的适合法律翻译的错误类型评估模板[12],同时结合了邱贵溪(2000)提出的法律文件翻译原则[13],将本文的分析维度定为术语、语义、语法及其他四个维度。

在标记 ChatGPT-4 译文和 DeepSeek-V3 译文的错误时,在不产生法律歧义的前提下,合理的同义替换、句式转变、单复数变化等不计入错误;对于贯穿全文重复出现的同一术语错误只标记 1 次,如“民事法律行为”的错译在两个译文中分别出现 35 次错误,最终按照错误类型计入 1 次,避免该错误因重复出现而过度影响整体评分,从而更准确地反映模型在不同错误类型上的表现。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研究结果

见表 1, ChatGPT-4 译文共标记错误 24 处, DeepSeek-V3 译文共标记错误 20 处,后者错误总数略

¹<https://www.abazhou.gov.cn/abazhou/c109962/202105/6c68067025be4fceb92e1b2f70eed353/files/8ef4273a0b3747aaa47835713fda942b.pdf>

少。但在具体维度上,两者表现出明显差异。术语维度,两者错误数量接近,均存在对“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主体”等核心术语以及“对话”等带有法律内涵的术语的不准确问题,体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术语翻译上的局限。语义维度,ChatGPT-4 译文错误数量明显高于 DeepSeek-V3 译文,主要体现在错译和增译上,两者漏译数量相同。在原文信息传递准确性上,DeepSeek-V3 表现相对更优。语法维度,仅 ChatGPT-4 译文出现 1 处轻微错误,无明显的重大错误,体现两者在语法层面表现均较好;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的用词精准度和正式性不及官方译本,但并未带来法律歧义。

Table 1. Comparison of error type distribution in translations by ChatGPT-4 and DeepSeek-V3

表 1. ChatGPT-4 与 DeepSeek-V3 译文错误类型分布对比

错误类型	子类型	ChatGPT-4 译文	DeepSeek-V3 译文
术语	—	8	9
语义	错译	8	5
	漏译	4	4
	增译	2	0
语法	—	1	0
其他	—	1	2
总计	—	24	20

此外,从译文长度来看,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译文词数均低于官方译本。ChatGPT-4 译文最短(1487 词),DeepSeek-V3 译文(1569 词)与官方译本(1670 词)更为接近。词数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两款模型的语义准确性问题,但可能也会受到用词习惯、句式选择等因素影响。

以下从术语、语义、语法及其他四个维度展开具体分析。

3.2. 案例分析

3.2.1. 术语错译

法律术语比其他词语更能体现某一法律体系或体制的典型特征,其翻译是一个涉及复杂法律体系、语言结构与文化背景的概念重构过程[14]。

吴荃弘等(2025)对 934 条《民法典》核心法律术语的对比分析显示,DeepSeek 在三个代表性机器翻译系统中表现最佳,但其生成的英语译名与《民法典术语》一致的仅有 247 条,约占全部术语的 26% [15]。在本研究中,ChatGPT-4 与 DeepSeek-V3 两款人工智能在法律术语翻译上同样出现较为严重的错误,以下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加以分析。

例 1: 民事法律行为

官方译本: civil juristic act

ChatGPT-4: civil legal act

DeepSeek-V3: civil legal act

“民事法律行为”源自大陆法系德文“Rechtsgeschäft”,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核心在于意思表示与私法自治,而非泛指一切与法律有关的行为。官方选用“juristic”,对应的是法教义学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可以传递出其法律内涵。而两款人工智能均选用“legal”,在英文普通法语境中易被理解为合法的行为或法律所允许的行为,概念过于宽泛,无法体现意思表示这

一核心特征,而且在我国民法里,民事法律行为包括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等多种情形,“legal”可能引发“仅为合法行为”的误解,进而带来法律歧义。

例 2: 对话方式

官方译本: real-time communication

ChatGPT-4: dialogue

DeepSeek-V3: dialog

我国民法区分“对话方式”与“非对话方式”,旨在确定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前者以相对人知道内容时生效,后者以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这一区分的核心标准在于信息传递是否具有即时性,而非是否采用“对话”这一外在形式。官方译本译为“real-time communication”,精准体现了实时性和无延迟,且能够涵盖面对面交谈、电话、视频通话等各类实时交流方式。两款人工智能译文均指向日常意义上的对话行为,侧重交互形式,无法体现民法所强调的交流即时性、生效时点的法律内涵,容易引发对意思表示生效规则的理解偏差。

上述两个案例均带来较严重的法律歧义。相比之下,“民事主体”的翻译差异虽未产生实质性法律歧义,却暴露了人工智能翻译在术语规范性与严谨性上的不足。

例 3: 民事主体

官方译本: a person of the civil law

ChatGPT-4: a civil subject

DeepSeek-V3: a civil subject

民法中的“民事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三类,官方译本更为严谨。其一,它能与“自然人”(natural person)、“法人”(legal person)等术语形成以“person”为核心的统一术语体系,逻辑自洽;其二,它有效规避了“subject”一词在英文语境下“臣民、受支配者”的从属性政治语义,更准确地传达了民事主体的平等、独立地位。

综上分析,在法律术语翻译上,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理解术语的法律内涵,倾向于将中文术语逐词对应为英文常见表达,而未将其置于特定的法律语境中整体考虑,违背了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原则,而准确性是法律术语的本质和灵魂[16]。这一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术语根植于特定法系与法律文化,对精准性和专业性要求极高,本身即具有较高的翻译难度;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依赖的训练语料质量,也会在客观上制约其翻译效果。

3.2.2. 语义失误

准确和严谨是法律翻译的最根本原则,忠实于原文内容,力求准确无误是法律翻译区别于其他文体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17]。法律翻译稍有差错或者语义含糊不清将直接损害文本的法律效果,会给英文读者错误指引,甚至带来法律风险[18]。本研究在语义层面划分为错译、漏译和增译三个维度,以下通过具体例子来对比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在语义层面的局限性。

例 4: 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官方译本: Inaction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is deemed as refusal of ratification.

ChatGPT-4: If the statutory agent does not express any opinion, it shall be deemed as refusal to ratify.

DeepSeek-V3: I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fails to make a statement, ratification shall be deemed refused.

民法中的“未作表示”指在相对人催告后、法定代理人于法定期限内消极不作为的状态。官方译本

选用“inaction”，在法律语境下，该词特指权利人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负有作为义务或享有作为权利，却未在法定期限内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清晰地传达了“沉默即视为拒绝”的法律拟制后果。相比之下，ChatGPT-4 译为“does not express any opinion”，DeepSeek-V3 译为“fails to make a statement”，两者仅将“未作表示”理解为一种主观上未表达意见的行为，而非法律意义上持续沉默、消极不作为的状态。这种翻译仅还原了字面语义，未传递法律内涵，实质上将法律上的“不作为”降格为日常意义上的“未表态”，容易造成对追认规则适用条件的误读。

例 5：……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官方译本：...or compensation be made based on the appraised value of the property if it is impossible or meaningless to return the property.

ChatGPT-4: If return is not possible or unnecessary, the party shall provide compensation in kind.

DeepSeek-V3: If it is impossible to return the property or return is unnecessary, compensation shall be made based on the appraised value.

民法中的“折价补偿”指在原物无法返还或返还成本过高时，法律不允许行为人因无效行为而保有利益，因此要求其按照原物的市场价值或评估价值进行金钱补偿，其法律性质为金钱之债，而非实物之债。官方译本和 DeepSeek-V3 都传达出“based on the appraised value”，精准传达了按照价值进行补偿这一核心内涵，明确了补偿的依据是价值，履行方式为金钱。相比之下，ChatGPT-4 译为“compensation in kind”，在法律英语中指以实物形式进行的补偿，即用另一个实物替代原物返还，其法律性质为实物之债，完全偏离了原文的法律内涵，实质上改变了当事人的义务性质——从支付金钱变为交付实物，容易造成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果适用规则的误读。

例 6：行为人可以撤回意思表示。

官方译本：A person performing a civil juristic act may withdraw an expression of intent.

ChatGPT-4: A person may withdraw an expression of intent.

DeepSeek-V3: An actor may revoke a declaration of will.

民法中的“撤回”与“撤销”具有严格区分：“撤回”针对尚未生效的意思表示，旨在阻止其发生效力；而“撤销”针对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旨在消灭其既有效力。官方译本和 ChatGPT-4 选用“withdraw”，并将“撤销”译为“revoke”，形成明确的术语区分，分别对应意思表示生效前与生效后两个不同的制度。相比之下 DeepSeek-V3 将“撤回”和“撤销”都译为了“revoke”。虽然“revoke”在日常英语中也可表示“撤回”，但在法律英语中，“withdraw”与“revoke”已被明确区分。DeepSeek-V3 模糊了这一区别，使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在英译本中无法区分，可能引发对意思表示取消规则，尤其是生效时间节点的误解。

例 7：行为人……。

官方译本：A person performing a civil juristic act...

ChatGPT-4: A person...

DeepSeek-V3: An actor...

民法中的“行为人”并非泛指任何人，而是特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人”。官方译本完整传达了“行为人”的语境限定，突出其在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身份与地位。相比之下，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均未完整还原其的法律内涵，未体现其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联。不过，由于条文上下文已明确指向

“作出意思表示”的主体，该漏译虽未产生严重的法律歧义，不影响对条文基本含义的理解，但相较于官方译本的严谨表述，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在法律主体的明确性上有所欠缺，表述更为笼统宽泛，规范性与精准度不及官方译本。

例 8：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官方译本：Where an expression of intent deliberately conceals a civil juristic act...

ChatGPT-4: The validity of the civil legal act hidden by the false expression of intent...

DeepSeek-V3: The validity of a civil legal act concealed by a false declaration of will...

民法中的“虚假的意思表示”又称通谋虚伪表示，具有特定的法律内涵，即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作出与双方真实意思不一致的表示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双方均明知表示行为虚假，且故意合意为之。官方译本译出“deliberately”，明确传达了“故意”这一主观要件，准确揭示了虚假意思表示的本质特征。相比之下，ChatGPT-4 与 DeepSeek-V3 均漏译了“故意”这一主观要件，仅以“false”描述意思表示的不真实性，在法律构成要件的完整性上存在明显欠缺。

例 9：……该决议行为成立。

官方译本：...such a resolution is accomplished as a civil juristic act.

ChatGPT-4: ...constitute valid civil legal acts.

DeepSeek-V3: ...the resolution act is established.

民法中的“成立”与“有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成立解决的是决议是否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的是决议是否产生拘束力的问题。决议成立后，仍可能因内容违法、程序瑕疵等原因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官方译本和 DeepSeek-V3 仅强调决议在法律上的成立，不涉及效力评价。相比之下，ChatGPT-4 在原文基础上增译“valid”，增加了原文所不涉及的效力评价，混淆了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的基本区分，构成对法律条文内容的不当扩充。

例 10：……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

官方译本：A person that performs a civil juristic act may not change or revoke the act without authorization...

ChatGPT-4: A party may not unilaterally modify or rescind a civil legal act...

DeepSeek-V3: An actor may not modify or rescind a civil legal act without authorization ...

民法中的“擅自”，强调未经许可、无权而为的行为性质。官方译本和 DeepSeek-V3 的“without authorization”，准确传达了未经授权、擅自为之的含义。相比之下，ChatGPT-4 在原文基础上增译“unilaterally”，该词强调的是单方单独作出，而非未经许可。这一增译将“不得擅自”窄化为“不得单方面”，构成对原文语义的不当限定。

综上，在语义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错译、漏译与增译三类问题，本质上均源于其训练语料质量与字面直译的翻译机制，难以准确识别法律概念的精确边界、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从而偏离了法律翻译所要求的忠实性与准确性原则。

3.2.3. 语法

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成熟，机器译文的流利度整体提升，在词法和句法上的错误大幅降低。Klubicka 等(2017)的研究指出，神经机器翻译在词形、词序等词法错误上显著少于传统统计机器翻译[19]；Isabelle 等(2017)的研究则发现，神经机器翻译在主谓一致、过去分词一致、双宾语动词转换、虚拟语气标记等句法现象上表现优异[20]。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翻译任务中已展现出与神

经机器翻译相当甚至更优的性能，能够生成较为准确、流畅的译文[21]。在本研究中，ChatGPT-4 和 DeepSeek-V3 的译文在语法层面均未出现严重错误，未产生法律歧义。仅 ChatGPT-4 译文出现一处将主动句转换为被动句的情况，虽在语态上削弱了法律文本所强调的主体主动性，但并未影响法条基本含义的理解，也未构成法律歧义。综合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法层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与前文所述术语与语义层面的问题形成对比，进一步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短板不在语法。这一结果与韦佑武等(2022)所统计的机器翻译错误类型占比趋势一致，即术语错误和语义错误的占比最高[22]。

3.2.4. 其他

除术语、语义、语法层面的问题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译文还存在用词专业性与正式性的局限。这类问题虽未产生实质性法律歧义，但相较于官方译本，生成式人工智能译文在选词的精确度与语体适切性上尚有差距。

例 11: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官方译本: A void or revoked civil juristic act does not have any legal force *ab initio*.

ChatGPT-4: A civil legal act that is invalid or revoked has no legal binding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DeepSeek-V3: A void or revoked civil legal act has no legal force *ab initio*.

对于“自始”，官方和 DeepSeek-V3 译为“*ab initio*”，该拉丁语术语为法律英语中的标准表达，精准体现其法律内涵。而 ChatGPT-4 译为“from the beginning”，虽可理解，但在专业性与正式程度上稍有不足。

例 12: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官方译本: A civil juristic act may be done in writing, orally, or in any other form.

ChatGPT-4: Civil legal acts may be conducted in written form, oral form, or any other form.

DeepSeek-V3: A civil legal act may be in written form, oral form, or other forms.

对于“可以采用……形式”，官方的“be done in...form”和 ChatGPT-4 的“conducted in...form”均明确了民事法律行为作为“行为”需要被“作出”的动态属性。而 DeepSeek-V3 译为“be in...form”，省略了动作动词，将作出行为弱化为存在某种形式，在法律概念的精确传达上有所欠缺。

上述案例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文本翻译中，尚未能完全把握立法文本所要求的用词规范与语体特征。

4. 结论

综上分析，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法层面表现良好，表明其基础语言能力已具备较高水准。然而，在法律翻译的核心任务——术语理解与语义传递上，两者均未达到专业要求。相较而言，DeepSeek-V3 仅存在微弱优势，两款模型在法律文本处理能力上并无本质差异。这表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独立完成法律翻译的能力，其输出结果仍须人工审校与修正。

上述局限的成因可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从模型机制上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以统计预测为核心，缺乏对法律体系、法条逻辑及法律后果的认知与推理，难以从字面语义准确还原法律内涵。从训练语料看，高质量法律平行语料的规模与系统性仍有不足，难以支撑模型对法律概念的深度理解，客观上制约了其在法律专业领域的表现。

针对上述局限，未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构建并开放高质量法律专业语料库，为模型训练提供专业支撑；二是优化法律翻译专属提示词，融入角色设定与输出规范，引导模型产出更符合法

律语体的译文；三是探索人机协同的翻译模式，兼顾效率提升与法律翻译的准确性、安全性底线。

致谢

本研究系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 202508004)的阶段性成果, 衷心感谢项目提供的科研支持与经费保障。特别感谢指导老师在论文选题、研究设计及文稿修改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与宝贵建议。同时, 谨向本文所引用的各位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致以诚挚谢意, 他们的工作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项目名称: 生成式 AI 支持下中国矿业科技英语短视频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 202508004。

参考文献

- [1] 张法连, 王琳.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法律翻译[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5, 47(6): 62-77+92.
- [2] 高璐璐, 赵雯. 机器翻译研究综述[J]. 中国外语, 2020, 17(6): 97-103.
- [3] 戴光荣, 刘思圻.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进展与挑战[J]. 外语教学, 2023, 44(1): 82-89.
- [4] 张法连. 法律翻译中的机器翻译技术刍议[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1): 53-58+8.
- [5] Jiao, W., Wang, W., Huang, J.-T., et al. (2023) Is ChatGPT a Good Translator? Yes with GPT-4 as the Engine. arXiv:2301.08745.
- [6] Hendy, A., Abdelrehim, M., Sharaf, A., et al. (2023) How Good are GPT Models at Machine Translati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rXiv:2302.09210.
- [7] 于蕾. ChatGPT 翻译的词汇多样性和句法复杂度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4, 56(2): 297-307+321.
- [8] 赵军峰, 李翔. 大语言模型驱动的翻译智能体构建与应用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5): 22-28+75+108.
- [9] 宋丽珏. 法律翻译的数字人文转型研究——以专题数据库与 ChatGPT 为中心[J]. 外语学刊, 2024(2): 51-57.
- [10] 王坤宇, 成思. ChatGPT 应用于立法文本翻译及质量评估的效能研究[J].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5, 42(1): 86-95.
- [11] 任文.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 从工具行为到交往行为[J]. 中国翻译, 2024, 45(6): 48-57+192.
- [12] 李奉栖, 张云, 丁丽杰. 大语言模型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系统专业文本翻译质量对比——以法律汉英翻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025(6): 62-67.
- [13] 邱贵溪. 论法律文件翻译的若干原则[J]. 中国科技翻译, 2000(2): 14-17.
- [14] 张天飞, 何志鹏. 中国法律翻译的研究进展[J]. 河北法学, 2012, 30(2): 152-157.
- [15] 吴棻弘, 邹婧婷. 法律术语机器翻译的挑战与优化: 术语生成机制与人机协作策略[J]. 上海翻译, 2025(6): 56-61.
- [16] 刘瑞玲. 试论法律术语翻译的精确性[J]. 外语学刊, 2010(4): 125-127.
- [17] 张法连. 法律文体翻译基本原则探究[J]. 中国翻译, 2009, 30(5): 72-76+96.
- [18] 李文龙, 张法连. 国际传播导向下的法律翻译思维探究——以《民法典》英译为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6): 122-132+149.
- [19] Klubička, F., Toral, A. and Sánchez-Cartagena, V.M. (2017) Fine-Grained Human Evaluation of Neural versus Phras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Prague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108**, 121-132. <https://doi.org/10.1515/pralin-2017-0014>
- [20] Isabelle, P., Cherry, C. and Foster, G. (2017) A Challenge Set Approach to Evaluating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7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penhagen, 7-11 September 2017, 2486-2496. <https://doi.org/10.18653/v1/d17-1263>
- [21] 吴恒球, 姚瑶, 李德超. 大语言模型的翻译指纹: 基于多维度分析的机器翻译共性探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6(1): 41-49+110.
- [22] 韦佑武, 李娜, 赵良威. 机器翻译的译文质量、高频错误类型及解决对策研究: 基于机器翻译的发展史[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9): 1944-1949.